

師範小叢書

孟氏幼稚教育法

孟丹尼著
雷通羣譯

商務印書館

師範

孟

蘇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雅教育法

孟丹尼著 雷通羣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師範小叢書
孟氏幼稚教育法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書減去售價五分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孟 丹 尼

譯述者 雷 通 羣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Normal Handy Series
DE L'INSTITUTION DES ENFANS ET DU
PEDANTISME

By
MICHEL EYQUEM SEIGNEUR DE MONTAIGNE

Translated by
LUI TUNG CHUN

1st ed., Nov., 1930
Price: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邱序

蘇東坡的日喻有段妙話：『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而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而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今日研究西洋教育思潮者多患『未嘗見而求之人』的毛病。大抵典籍浩繁，汗牛充棟，初學者不覺望洋興歎；但又慕淹博的虛榮，而想出一個乘便取巧的辦法，就是不讀各家專著而讀教育通史；不親自咀嚼盧騷、洛克、福祿培的作品，而求之於孟祿、羅利、窟克、喀伯利諸教育史家。這不等於盲者問日嗎？無論教育史家的記載如何翔實，總不如原著的親切有味；無論他們的批評如何平允，總有斷章取義的地方。俗語說：『不入虎穴，安得虎子。』一切學問都從艱苦中得來，那能乘便取巧呢？若不探求本來面目而聽他人傳說，那嗎，以訛傳訛，必定會到『揣籥認日』的地步。

我並不是說教育史可以不讀；我的意思是，單讀教育史是不夠的，還要進一步去研究原著。

育史如同地圖或旅行指南，對於初學是很有用的；但若專門記誦旅行指南上的描寫記載便沾沾自喜，而不親自去遊歷一番，這不是大笑話嗎？大抵教育史無論編得如何完備，總有兩種缺點。第一，教育史家常有誇大鋪張或阿所好的毛病。記得小時讀王勃的滕王閣序以爲蓬萊仙闕，不過如此，後來親至其地則見樓閣景物，都極平常，並未領略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美景，始信文人浮誇，不足置信。教育史家的魔力『揚之可以升天，抑之可以下地』對於自己歡喜的教育家常極力揄揚其思想的價值，對於不喜歡的，常一筆抹煞其特殊的貢獻。這是極不公平的。第二，教育史家的敘述，多是斷章取義，不能使人窺見全豹。我們看教育史上的引語，東鱗西爪，時斷時續，覺得索然無味。如同一朵花，摘下來單獨賞玩，總不如生在綠葉叢中之倍覺嬌紅欲滴。如聽音樂，正到靈雨空谷萬籟俱作之時，忽然中斷，更使人失望。反之，研究原著的利益很多：（1）認識各家學說的真面目，（2）了解各家學說的真價值，（3）窺見各家學說的全豹，（4）增進學者的判斷力，（5）明瞭各家學說的淵源。

以上是我個人數年來研究近代教育思潮的一點感想。我教授教育思潮時，常獎勵學生先讀

各家專著；再聽教育史家和我個人的敘述與批評，以避免先入爲主的流弊；最後讓學生自由發表意見。這個方法頗能引起學生搜討與批評的精神。但同時感覺幾種困難。第一爲選擇代表作品的困難。各教育家著作等身，學生時間有限，那能悉數瀏覽呢！我們祇能選讀其最有精采的著作。但選擇有什麼標準？所謂代表作品應具備什麼條件？選擇作品是否應顧及學生的興趣與需要？這是很難解決的問題。第二爲欠缺譯本的困難。不消說，德法文的原著大學生是不能讀的。重要的德法原著大抵都有英譯本，但其中有些代表作品從來沒有譯成英文或譯本久已絕板，這就很困難了。

好友雷振夫先生對於西洋近代教育思潮有博大精深之研究，課餘常相過從，討論各家學說，有時意見不合，便各舉原著以互相印證。我個人得益極多。雷先生注重原著的意思和我不謀而合。他又以爲市上流行的譯本，大半是普通教科書，轉眼即受天然淘汰；祇有流行百數十年而影響與日俱進的作品纔算不朽的傑作，纔有翻譯的價值。因此他決意先譯孟氏幼稚教育法一書以餉國人。着手翻譯，不過旬日，即已藏事，這真是心靈手敏了。孟氏的論文很多，雷先生選譯的幼稚教育論，與術學論真是最好的代表作品。最令人欽佩的是其流暢典雅的譯筆。我們讀這本書時，異常順口，

幾忘其爲譯本。讀者執此以研究孟氏教育思想，必得廬山真面目，決無『未嘗見而求之人』的流弊。希望雷先生繼續譯出康米尼烏斯、米而唐、洛克、盧騷等代表作品，那就是中國教育思想界的幸福了！

至於孟氏在教育思想史上的地位，本書序論裏說得極簡要：『其關於鍛鍊的主張，則爲洛克之先導；關於自然人性之重視，則爲盧騷之前驅。然則在教育思想史上，孟氏實胎生洛克與盧騷兩人。讀者試參閱洛克之教育意見與盧騷之愛彌兒，便知二人之說均有所秉承。』但追溯起來，孟氏學說又自有其師承。試讀佛格里烏斯（Vergorius）的精神教育論與西爾斐烏斯（Sylvius）的自由教育論，便知孟氏的鍛鍊主義與自然主義完全祖述佛西二氏。本書斷定其爲人文主義者實極有眼力。但再追溯起來，二氏學說又導源於希臘。大抵意大利人文主義者頗欲調和雅典文化與斯巴達文化，其鍛鍊主義實導源於斯巴達，其自然主義則導源於雅典。西洋有句俗話：『日光之下無新物。』教育思想亦不能例外。我嘗分古今教育哲學家爲兩大派：工業派比兒童於原料，教師於工匠；學校於工廠，教育歷程於製造；農業派比兒童於花木，教師於花匠，學校於花園，教育歷程於培

養。據我看起來，人文主義者都是農業派的教育哲學家。如西爾斐烏斯說：『教師以良好模範與明哲教訓去包圍兒童，就如同花匠築圍牆以保護新種的樹苗一樣。』(Woodward, Vittorino da Feltra, p. 173) 孟氏亦說：『植物常爲過量的水分窒塞其生機，吾人的心性亦常爲過量的知識所擁塞，爲複雜事物所擾亂，不能從容發育而日就枯萎。』(Pedantry, p. 135) 這是我個人的臆說，未識雷先生以爲何如。幼稚教育法一書不但在教育哲學上佔重要地位，在幼稚教育的實施上亦有重大的貢獻。願與天下做父母的共讀之！

邱椿序於廈門大學之兼愛樓，十八，七，六。

譯者序

我國教育界通弊，是徒知理論上求新，形式上求新，而未嘗一探教育思想之淵源也。譬有參天之樹，所新者枝葉耳，根本卻不在此，掇其枝葉而忘其根莖，可乎？無本之水，雖盈溝澮，其涸可待。治教育學者，何獨色色然驚視新奇學說，而於教育史上重要思想家之著述，竟唾棄不顧？陸克、盧騷、康米尼烏斯、裴斯塔羅齊、海爾巴脫等之爲西洋教育史上重要人物，我國教育界固習聞之矣。而此諸家之思想，實與文藝復興期代表思想家孟丹尼有關係。此諸家既爲現代教育思想之先導，則孟氏之思想，實可視爲現代思想之萌芽。孟氏原著論文集 (*Essais de Montaigne*)，篇數浩繁，我國未有從法文中譯出者。英文則有 Charles Cotton 之譯本，可惜其中無批評。最近日文中，有辻幸三郎之譯本，雖單譯論文集中幼稚教育論及術學論兩篇，而已。賅孟氏教育思想之精華，且譯本中復參考諸種關係書籍，詳述孟氏生涯及其在思想之位置，復加入精細評語。此種研究，度有裨於我國教育界不淺，故亟從日文重譯，並參閱英譯本一過，以期真意無缺。顏曰：孟氏幼稚教育法。余摯友邱大

年博士，萃力於中西教育思想的研究，造詣極深，居恒獲切磋之益，此書既成，博士復爲懇切的批評，尤爲感佩。倘是書因此能促讀者之注意，使一般治教育學者由枝葉而尋根荄，則譯者固躊躇滿志矣。

雷通羣序於廈大博學樓，十八，七，十。

孟氏幼稚教育法

目次

邱序·····	一
譯者序·····	一
序論·····	一
一 孟丹尼之身世·····	一
二 孟氏在思想史上之地位·····	七
三 孟氏的教育思想·····	一五
第一 幼稚教育論·····	二七
第二 術學論·····	八二

孟氏幼稚教育法

序論

一 著者孟丹尼之身世

法文豪孟丹尼 (Michel Eyquem Seigneur de Montaigne) 者，以西元一五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生於法國不利哥 (Périgord) 之孟丹尼城，父即爲該城城主。與孟氏齊名而在法國教育史頗佔重要位置者，則有菲挪倫 (Fénelon) 氏，距孟氏百餘歲，亦生於不利哥之菲挪倫城。二人者，同爲閥閱之子，具見法國當時教育，不脫貴族色彩。

孟氏雖生在貴族環境中，而却主張鍛鍊主義的教育，此點極堪研究。少時得其父的感化獨多，故晚年發追慕之忱，而於母教並未道及。其父雖身爲貴族，而教子却越恆蹊，於嚴密注意中，已寓一

種鍛練。觀孟氏所著幼稚教育論，實可認為由其父的體驗中脫胎而來。欲詳孟氏身世，須先述其父的身世。

丕里壯年，曾爲波爾特市長，頗有遺愛在民，厥後孟氏亦被選此職，多少是襲父蔭而來。丕里又曾隸法王麾下，轉戰於意大利者二十年，以故得集意國諸教育家之意見，以爲晚年教子之儀型。然則丕里的教育見解，與其謂爲獨創的，無寧謂爲採集諸家意見的。

孟氏曾述其父性格，大致如下：『父寡言而得竅。喜用西班牙語以佐談鋒，而引該國碩學顧華拉（Marc Aurel des Antonio Guevara）之說獨多。爲人莊重健實，威嚴而謙遜。馳馬時，常注意服御以保其威儀。重然諾。體小而富膂力，骨格挺直，發達極均勻。凡高尚的體技，靡不精通。爲練習腕力計，以鉛着杖頭而爲遊戲。並穿鉛底之靴，以習競走及飛昇之技。其跳躍頗趨捷。年逾六十，猶嘲笑余輩荏弱無能，披裘衣，躍而乘馬，跂其拇趾以步於桌旁，每隔三四武，一躍遽入居室中。』

其父的性格既大致如此，故教子的態度亦與此相若。小孟初生，卽囑乳母攜至鄉間鞠育。此其用意：一在脫離驕貴之氣，免陷於軟弱之弊；一在於與平民交際，以便於將來行政。最可注意之點，是

教育開始極早。首學拉丁語，使乳母及一德人爲傳。此德人及其他婢僕，均不許向小主人操法語，所以小孟六歲時，祇能操拉丁語，不解法語。而其父領內的部下及農民間，反漸通用拉丁語。除此德國人外，尚有革魯西 (Nicolas Grouchi) 革蘭德 (Guillaume Guerente) 表乾寅 (George Buchanan) 及苗烈 (Marc Antoine Muret) 等，相繼爲小孟的家庭教師，其後各成爲著名人物。據彼輩言，小孟當時實以拉丁語爲國語，雖在幼齡，語學已極得手，直令彼輩驚服。厥後轉習希臘語，其父另設新法教之，但不甚著效。

此種偏態的教育法，當然是有一利還有一弊。小孟當初的興味，既集中於拉丁語方面，其後轉習他種學科，反覺進步上略生阻礙。至此，其父的教育法，遂遇難關。但彼不更想出獨特方法以破此難關，却依照一般習慣，使其子入當時法國最著名的基晏尼中學 (College de Guienne)，年甫六歲有奇。一方面仍與學校交涉，保留種種特權。惟小孟以前純慣於自由學習，至此始感校規的束縛，不甚暢適，所以無大進步。獨拉丁語方面，不惟駕凌儕輩，且令多數教師歎服。然據彼自言，此方面亦覺練習不足，漸失去拉丁語應用之自由。祇有一教師，諒解其性向，見其怠於正課而耽讀拉丁語之

詩劇，佯作不知，彼最覺愉快。小孟少年早熟，十三歲已在此校畢業，自謂此期所受新式教育，實際上無何等成果，不過得到一種升學的效能，已算畢業。

至關於少時之體育，極少道及，但言其父於其少時，每以一種樂音催其早醒，以不礙於少年之腦筋爲度。丕里本精通武藝，其教子當必注重此點。孟氏自敘言，彼自信判斷力及觀察力頗富，惟記憶力頗薄弱。且具莊重的容貌與婉曲自如的聲音及姿勢，故每值校中演拉丁劇時，常博人喝采。

基安尼中學畢業後，其父因熱志公務，故勸其子研究法律。後孟氏爲丕里革 (*Périgieux*) 補稅訴訟院 (*cour des aides*) 法官，更轉爲波爾特議事院議員。但其著書中並未道及此事，可見

此種職務不甚適於其性格。此時始與文士波埃西 (*Étienne de la Boétie*) 締交。埃氏以著自由服務論 (*La Servitude volontaire*) 馳名，二人之交情，直至一五六三年 波氏暴卒時不衰。

孟氏爲準備刊行波氏詩集，始從事著述。以一五六六年結婚，所生子女多夭死，獨留一女顧倫諾爾 (*Gleasure*)，其後嫁革瑪蘇子爵 (*Vicomte de Gamaches*)。 一五七一年，其父丕里逝世，先是其兄已亡，故孟氏不覺形單影隻，但因此反覺了無繫累。氏之人生觀，在於本性的自由發展，以達於完

成之域，故除一己之娛樂外，無所希冀。若欲屈其性格，執掌於俗務，或捨己之人生觀，以從他人之意志，捨己之判斷以從他人之判斷，均非其所好。加以法國當時政黨之軋轢，教派之暗鬭，尤令彼心灰意冷。故於一五七一年，隱居孟丹尼城，從書籍中索優閒生活。惟是在書籍研究中，仍未得究極的滿足。遂以己身為觀察之對象，其所著論文（Essais），悉從此點出發。最初之論文，即從一五七二年巴德羅謨紀念祭日夜半之慘殺事件始。爾後十年間，就種種論題，逐日著作。氏在名義上雖為教徒，但並未牽入任何黨派的紛爭，純採中止態度，所以得免於難。但仍因此覺祖國政局不穩，乃於一五八〇年間，赴羅馬遊歷。先至瑞士，經德國南部，智羅爾而入意大利。在意國時，尤瞻戀於羅馬城，以其通古典而熟悉此古都也。此地似頗受人尊敬，故於一五八一年三月，得羅馬的名譽市民權，其論文最初兩卷，為一五八〇年之刊物，大約是在意大利游歷中準備者。或謂此兩卷於一五八〇年出版後，即往遊歷，更或謂即於是年遊歷。但關於此點，傳記家諸說紛紛，各不一致。氏雖另有意大利遊歷日記，但至一七七四年始出版。一五八一年九月七日，氏正在路迦（Lucca）附近之戴拉衡拉村（Della Villa），忽傳波爾特市選其為市長，且促其返國。初欲拒之，嗣聞法王亦勸其歸，乃歸而就職。

後二年，被選連任。時值內亂沸騰，抱質實穩健政策，以維持市民治安。據其自述當時服務情形，略可窺其性格一斑。

氏云：『凡爲公吏者，其所措施，往往受種種批評。或謂余爲市長，手腕過於遲鈍，態度過於冷淡。表面上正覺適當。蓋余正以寧靜爲宗旨，若徒因種種深刻印象，致失方寸之和平，是大背余志。然市民無論已識或未識，明知余性遲鈍，幾視爲無能，對余猶表感謝之意，且運動再選連任，此實令余感激不置者。故余對於市民諸種幸福，恆欲設法增進。余始終認本市人民爲良善的、勇敢的、大量的、能服從、能受訓練，可導之以達良善目的。彼等又謂余在職中，並無何種功蹟可述。余反以此爲自足。蓋余所知者祇是義務，毫無榮譽心參雜其間。而世人所喜正在榮譽，於事實往往無所補救。欲鎮定騷動者惟在安靜，倘人民既發暴動，官長又更激昂，是抱薪救火，遺害益多。革新本屬美舉，但在此不穩靜時期欲遽行革新，無益而有害。故余在此時，實無取乎紛更。凡制止行動者，其效有時與實際行動相等。故余之功績，即在人民所謂無功績之中。市民對於余之感謝，當在保持和平秩序之一點』云。

氏連任時，適值波爾特市黑死症流行，乃禁止一切人民入市。罷職之後，宗教暗鬭益烈。一五八